

景明刻本
紀錄彙編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五

鴻猷錄卷九

高岱

平定交趾

高皇帝既集大統詔諭四夷安南國奉表稱臣矣永樂初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嗣絕奩陳氏甥求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踰年日焜孫天平間道由雲南走愬京師上遣使責季犛季犛表請天平還國上遣廣西都督黃中呂毅前大理卿薛崑等

以兵五千人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中等遣騎覘之壺漿屬路無他也遂進度雞陵關山路險峻林莽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鼓譟出斷橋後騎不得前遂劫天平格殺之崑亦死中等引還又聞季犛僭稱尊號國號大虞 上大怒決意討之永樂四年丙戌秋七月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克總兵官雲南鎮守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率裨將李彬陳旭等二十五人分道進尙書劉儁黃福叅贊軍務 上幸

龍江親誓師送之朱能等率大兵由廣西憑祥入沐
晟率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入先傳檄數季犛罪二
十諭其境內以立陳氏後意會朱能有疾留龍州

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亡
何朱能卒龍州事聞 上震悼輟朝後柩還自臨祭

追封東平郡王乃召輔代能將十月丁未輔入安南
境前鋒破隘留雞陵等關賊敗走至昌江造浮橋濟
師駐北江府新福縣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
與輔會時賊恃宣兆富良諸江爲固緣江北岸樹柵
於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

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緣富良江南岸列置椿
取船艦列椿內諸江口俱下桿木以送舟楫賊東西
二都皆列象陣守險欲老我師十二月己亥晟等以
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等遂自三帶州招市江口造
船以進裨將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至洮江
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等率大軍營于城北沙灘與
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外設重濠濠內密置竹
籬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此城吾
輩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
躍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爲號四鼓都督黃中等衝

枚昇攻具越重濠薄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
先登諸將士繼之火舉角鳴賊倉皇矢石不得發皆
散走師悉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爲陣輔等以畫獅蒙
馬神鉞翼而前象皆股悚多中鉞箭傷遂退走賊衆
潰亂殺賊師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歿者不
可勝計辛酉輔等進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
叅將李彬等向西都西都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
於是宣江洮江等州縣皆降輔等督州師進逼膠水
賊復遁入黃江閩海等處五年丁亥春二月輔率諸
將追襲之敗賊于萬劫江普賴山又敗之于嚕江龍

王海口前後斬首四萬餘級溺水者不可勝計大獲其戰艦兵仗諸郡邑相繼來降輔議留陳旭等備禦黃江輔與晟等率諸將用土人莫邃等爲嚮導分道窮追四月乙亥師過清花府磊江城賊集衆來禦復邀擊破之夾岸披靡而遁暨舟師過海門涇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軍以舟膠淺不能前俄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贊我滅賊也五月丁卯輔與晟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于奇羅海口賊屢

敗困衆遂潰乙亥柳升所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
人生擒黎季犛黃中等諸將士各擒獲季犛男黎澄
黎滄弟黎季貌等父子兄弟并黨與數十人皆縛獻
軍門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戶三百
一十二萬時永樂伍年丁亥夏五月丙子也先是輔
奏安南本中國地今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
中耆老民庶俱請爲郡縣中如國制詔候擒黎賊
父子處之至是捷聞乃置交阯都指揮布政按察三
司暨郡縣等官以都督僉事呂毅黃中掌都指揮使
司事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司事又以前侍郎張

顯宗爲左布政使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太原宣化
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
新華等十七府及五州以統諸縣又置十二衛二千
戶所俱遴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進封輔英
國公晟黔國公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李彬陳旭
各增祿五百石王友柳升高士文并王柴胡等各進
爵給賞賚有差明年交趾蠻寇簡定等作亂命黔國
公沐晟率雲南貴州四川兵討平之未幾交趾復叛
仍命張輔沐晟陳旭等討之大敗賊衆召輔還輔奏
留陳旭等討餘寇師久未定至九年辛卯正月復命

張輔帥師往交阯會晟等討平之後交阯屢叛連年
用兵又中官馬騏索賄激變黎利遂逆命累討之不
服前後殺尚書陳洽等總兵官柳升等暨文武諸守
臣甚衆惟黃福居交南久召還復以亂故遣往前後
二十餘年大爲交人所信服亦屢遭亂危甚至宣德
二年丁未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繼柳升鎮交阯通見
升敗歿諸郡邑多陷沒大懼集諸將士議城不可守
乃棄交阯引還至京師宥歿奪爵黎利復圍諒江府
知府劉子輔與鎮將倡義率衆歿守數月城竟陷歿
之於是交阯郡縣盡沒黎利乃遣人持前安南國王

三世孫陳暲表乞立嗣陳氏後 上集諸大臣議之
張輔等議交南不可棄謂表出黎利 太宗經畧數
年得此土今棄之無名徒示弱耳 上意不決顧問
楊士竒士竒曰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初心也求之
不得乃郡縣其地况二十年間兵民困于交趾極矣
今陳氏既有後封而嗣之何謂無名楊榮亦曰永樂
中費數萬人命得此無益國家今勞者未息困者未
甦更發兵不可 上曰爾兩人正合吾意 皇祖
言吾亦聞之乃出暲表示郡臣諭罷兵意遣工部侍
郎羅汝敬等齎詔冊封陳暲爲安南國王罷征安南

兵

論曰成祖取安南亦席百戰之勝以復漢唐故境耳不虞其數反覆連兵之久也雖其後屢叛而屢討定之成祖亦心悔之矣夫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棄之非撤藩籬之險又何必拘吾中國之赤子而疲于奔命哉當時北棄大寧而南闢交阯誤甚矣宣宗之棄之宜也縱宣宗不棄豈能至今存邪祖訓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兵惟北虜吾之世讐境壤連接後世不可一日忘備三復聖謨我太祖之神謀遠慮真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開設貴州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夷酋有火濟者從諸葛亮
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
土 國朝洪武初元宣慰使霽翠與其同知宋欽歸
附 高皇帝仍授霽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
部居水西爲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
爲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爲田茂安暨鎮遠等府隸湖
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霽翠歿妻奢香代立宋欽
歿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
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

奢香欲激怒諸羅夷爲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招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羅夷令不敢爲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卽霽翠後也至永樂

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成祖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上曰思南舊歸僞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畧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十一年癸巳十一月上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酋旣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朝廷以二兇日構殺荼苦百姓

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旣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
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印
全忠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爲
亂其易爲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爲思州府思南宣慰
司爲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立
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
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
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
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焉
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

思南事諸夷情也

論曰高宗克鬼 方疑卿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繇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自巴蜀道邛笮達牂牁紆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被聲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于南詔蓋有以也吾太祖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旋亦服屬暨 成祖復郡縣其地任土作貢服徭役與諸甸服同其大一統之盛遠過三代何漢唐足云乎馬燁鎮貴州功文獻無徵獨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暨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甃甍棟宇之壯固類非後人之所能及要

不失爲任事之臣其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典乎
高帝斬之誠非得已至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
夷庭執二酋而市肆不易道路不傳其淵謀睿筭真
鬼神所不能測後世小小舉措不免張皇漏洩因以
敗事者視此爲何如也大抵夷性嗾怨而戀主負悍
而喜殺樂縱肆而憚文法馭之在威信素孚簡靜不
擾耳又曰貴州諸夷惟安氏享爵土最久豈其先世
嘗有大功德于諸蠻邪不然何歷千餘年而不一更
其姓也

征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多智譎頗材武自負
靖難師起常從征有功 成祖戰白溝時爲南師所
扼戰苦久所佩矢三服射皆盡劒鋒折不可用高煦
適轉鬪至 上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久疾
事成當以汝爲東宮吾兒勉之高煦力戰破南師暨
上登極 仁宗正位儲宮高煦封漢王不能無望
上嘗命東宮及高煦趙王皇太孫同謁 孝陵東
宮體肥重且足疾雨中使掖之行恒失足高煦從後
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
知警也高煦回顧色變太孫卽 宣宗也 東宮性

仁厚高煦英武頗類 上上每北征令從左右

嘗與丘福解縉諸親臣微語及儲宮事縉曰好聖孫
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 上意頗釋一日 上

及 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

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

儲意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嘗譖解縉泄 上

往欲易儲語縉坐貶交趾又譖之逮繫死獄中 上

多巡幸北京東宮監國常危不自安 上時令人伺

察之 東宮每事詳慎賴蹇義夏原吉黃淮楊士奇

諸臣調護遂無他高煦初封國雲南以遠辭改封青

州又辭及從 上在北京懇辭還京師所爲多不法
上黜其長史等官竄交趾高煦益懷望私募勇士
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卒掠內外居民支解人投
之江中擅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又僭用乘輿物東宮
不敢制 上頗聞之還京師問蹇義義辭不知又問
楊士奇對曰漢王兩遣之國皆辭不行今知 朝廷
將徙都北京自欲畱守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
善保全之耳又數日 上復廉得其私造兵器陰養
死士及造皮船教水戰等事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
衣冠繫西華門 東宮懇救得免 上曰此所爲將

來必不靖削其兩護衛居之山東樂安州曰此去北
京甚近如亂可朝發而夕擒也高煦至樂安益憤怨
懷不軌成祖崩仁宗卽位猶秘不發仁宗崩
宣宗時監國南京太后馳詔召至京師卽位八月
高煦遂決計反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等爲偽
都督樂安州知州朱恒等爲偽兵部尚書等官移檄
遠近以討輔臣夏原吉等爲辭中外恟懼密遣人約
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縛其人白上上夜召諸輔
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曰臣無狀激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是何言哉彼借爲兵端耳方與卿等議之計將

安出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顧問原吉原

吉曰往事可鑒也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

遂決命鄭襄二王同監國卽告 廟率諸軍啓行以

陽武侯薛祿爲前鋒晝夜兼程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 車駕猝至城中震駭群黨不戰自潰初兵

至城下有登城詈 上者及大兵薄城城遂破執高煦械繫歸京師賜歿蓋自出師及凱旋不逾月云

上將至京師尚書陳山迎謁奏宜乘勝移師向彰德

襲執趙王 上召問楊榮蹇義夏原吉三人皆請從
山言榮請先遣使詰趙王與高煦連謀狀而六師奄
至擒之 上乃命榮傳旨令楊士竒草制士竒不可
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制下何以爲辭榮
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漢府人狀云與
趙王連謀卽事因也何患無辭士竒曰錦衣衛責狀
何以服人心因謂榮義原吉曰 太祖皇帝三子二
人皆 上親叔一人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
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溥意與士竒
合二人欲入見門者不納惟義入以士竒語白 上

上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矣遂還京中道時自言曰
失此機會後日悔將何及至京後欲行 皇太后必
見沮矣既至京 上始悟思士竒言召謂之曰使我
不失恩禮于趙叔者卿之力也時言者猶喋喋或請
削趙護衛居之京師 上皆不聽高煦既伏法乃遣
駙馬都尉袁容都御史劉觀以 璽書告趙王且封
示群臣所上章諭慰之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
衛上表謝而言者亦息

論曰高煦之征役不逾時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
何成功之速哉蓋鑒前事之失而得處置之宜也靖

難師起李景隆盛庸以百萬之衆而屢衄者豈其勢之不敵哉人懷觀望之心而士無必死之志耳使宣宗不決計親征而命將出師人將懲往轍而持二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此宣宗之英武聽言能斷豈建文君所能辦邪雖然天所興廢人將謂之何也至于保全趙藩不失親親之禮雖自士竒之見而宣宗之從諫不爽豈易得哉

麓川之役

國初麓川酋思論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才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

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論後裔部酋思任遂擁衆
麓川叛畧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歿無嗣思任益
橫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國訛
稱爲思任發云正統四年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
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
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潞江思任遣其
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
遣詣晟晟見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
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
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

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
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
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還曰
汝急歸吾歿分也遂策馬突陣歿一軍皆沒晟聞敗
適暮春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
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
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歿遂飲藥至楚雄發病
卒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發兵爲費不貲宜置勿
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大監曹吉祥監

軍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戎湖廣廣西川貴兵
共一十二萬徃征之驥薦廷臣侯璉楊寧蔣琳等爲
叅謀陞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鱗衣以行
時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卽叛服不足爲
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
兵專備西北不報蓋振主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
侯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
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兵乘之
斬首數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益麾兵入破連環七
砦于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

餘萬思任走緬甸師還復出爲寇驥等仍督軍徃征
之思任復走緬驥割思任所畧孟養地界緬甸購思
任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
以緬甸宣尉子銀起莽爲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
驥爲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死
事功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
敬潞江敗由晟 朝廷以晟元勲後有平安南功又
畏法引罪自殞故得贈謚云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
孟養地爲亂 朝廷仍命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宮聚
爲總兵官張軌田禮爲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

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歛衆據險爲寨我師皆攻拔之斬獲無筭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皆戰歿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爲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酋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

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一百石
通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鉄券子孫世襲伯爵時正
統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然豪僭甚後成化中鎮雲
南中官錢能貪其珠異過假借之益縱橫尋 朝廷
給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久廢官誤槩給思祿
遂誑諸夷謂 朝廷已復其官會叅政毛科征猛密
檄思祿兵科輕率寡謀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猛密來
禦之科大敗思祿兵爲所殲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
沙江攻猛密畧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計免
思祿乃奏乞復宣慰官 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自

立 朝廷亦羈縻置不問焉

論曰麓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療也夫遐僻小夷稱亂戕殺縱欲問罪付之晟自處足辨矣乃至廷議遣將節制不專而致潞江之敗暨敗則晟爲罪魁釋不問足矣而追封王爵何爲哉雖不忘安南之功然不可叙于征麓川之日也舉措何大謬邪王驥傾國家之力集數鎮之兵而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熾殄渠魁竟從姑息得免于罪幸也何至裂茅土哉嚮使如劉球言移此力經畧西北已巳之變必有以禦之者窮疥癬之庖搔而耗腹心之元氣安得不敗乎嗚呼

王振之專固末如之何已驥稱一代名臣而亦恬然爲之不顧報國當如是哉

平福建寇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爲衆所推正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衆爲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爲會長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願指殺人尋爲讐家所訐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劫上杭從者日衆回攻汀州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京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

遂攻先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於是尤溪爐王蔣福成乘亂因爐下號集居民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省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茂七遂與合拒官軍皆沒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茂七等咲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賚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

締置里面甲役遂據沙縣勢亦猖獗御史張海始至
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
里至雙溪口道隘賊惟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
兵過將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
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
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
潰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 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
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
陳榮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
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

浙入閩使還請益兵 朝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
毋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鉛山等處遮道浙
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
留中流矢歿餘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張順流下
至延平丁宣督官軍搜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至廣
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趨閩急復出
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驅賊都督陳榮謂楷曰受
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
並熾而我輩逗遛不進遣一部將往 朝廷知之何
所逃罪楷然之遣榮率戴禮等往軍無紀律猝遇賊

戰敗榮禮皆死馬楷聞敗益兵進尋得報劉得新率
江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鄧茂七有衆數萬造攻具攻
延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趨建寧 朝廷聞
敗報踵至復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瑄
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
以中官王瑾曹吉祥爲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
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殺百
餘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等率兵至建
陽與賊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于近城五里許
斷橋爲守道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

諭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居民不許復私
讐至是建陽路始通 璽書又屢至戒諭詳切沙縣
賊首張由孫至延平自首復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
詣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曩敗後皆據山險
自衛必欲取之吾爲公從中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攻
之吾爲內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
茂七僞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
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遂擊殺賊千餘
人賊衆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與賊
戰歿之於是楷等還趣建寧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

退尋報賊復下山攻延平張由孫羅汝先誘之出也
劉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器
賊擁衆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
大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歿乃斬
其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
從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
也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餘賊或復擁茂七兄
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
等分道捕之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賊婦
廖氏僞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擄至鄧伯孫所妖

滯善幻最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
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 璽
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爲主簿羅汝先爲縣丞
賞其誘賊功也餘侯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
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
極驍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
龔遂容乃僞爲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立功贖罪若
素有約者佯使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
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鄧伯孫
械送京師斬之諸山砦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擒

斬招撫畧盡張楷遂往討虜賊金濂陳懋等留撫處
八閩悉平乃班師

論曰茂七狂孺子耳遂至屠城邑亂八閩豈其勢果
難制哉閩中武備久弛兵紀不嚴將權不重旣不能
慎萌孽而撲之于始發又不能振兵威而遏之于旣
逞况閩地遠自朝廷遣將事權多中制張楷輩勉効
馳驅而師老寇玩雖卒戡定生民荼毒甚矣金濂之
出值寇勢已衰撲滅餘燼未可言功也又往師出率
用中官爲監軍聞多作威福攘將士功于戎務何賴
焉是役也幸其誅茂七猶在己巳二月中曩使更數

月未捷則 朝廷有土木之難不暇南顧矣不將有

尉佗之憂邪然豈非天幸哉

...

...

...

...

...

...

...

...

紀錄彙編卷之七十六

鴻猷錄卷十

高岱

平處州寇

處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
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眾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
微甚棄去九月率眾之雲和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
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
與其取于山勞而無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有餘也
眾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

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栢舖戴禮兵擊之

歿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歿官兵不知爲
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爲渠魁刦車盤
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往
併戴禮軍至十三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榮禮皆
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寇賊
盡掠取器仗回刦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
至數萬入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
衆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
不若由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
掠入于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衆

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二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鱗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

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
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
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
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
求撫實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
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
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
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
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
器仗稱是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

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二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促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十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而得 璽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旣上

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據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賫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寨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處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論曰楷初奉命討閩寇耳處賊道梗以守臣言移師討之未爲不當但楷本非封疆之臣而值茲習坎之難至陳榮歿楷不暇顧輒棄去入閩蓋幾於進退失所據矣及閩寇平還師討處入境一戰乘勝而捷至不得已而用招撫之策使屢遣而不以爲贖寇屢叛而不以爲嫌指老母百口與之誓而不以爲辱國體亦少損哉雖然猶幸楷之來也使鄧寇更數月不平楷不得還師入處浙之存亡未可知也夫浙有三臺臣藩臬諸司乃惴惴以櫻城固守爲幸纔一出戰卽駢首就戮不知藩垣屏翰之寄當如是乎嗚呼孔子

曰才難不其然哉

已巳虜變

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委政楊士奇楊榮楊溥政治

清明民間亦厭苦兵革故自宣德以來務休息生養

爲國朝太平之極盛昔成祖亟稱后賢嘗曰他日

吾家事必賴焉以后故遂不易儲云時中官王振者

巧黠多智得侍上然太后嚴明振不敢肆一日太

后召上至張輔楊士奇等皆侍宮人佩刀左右從

太后議決一二事少選召振入責之曰汝侍皇

帝多不法罪當死上及輔等懇救得免仍命宮人

以刀加頸曰再犯不汝貸也每數日必遣問內閣令列所議決事目上以防欺僞故上雖寵任振終

太后之世無失政焉太后崩振始專橫三楊亦老

謝事張輔不敢自持振遂頤指氣使諸公卿諸公卿望塵下拜恐後也國事皆自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也先虜寇塞下也先虜黠酋也初元順帝遁沙漠地名瓦剌其嗣主沙漠在宣宗時者曰普花今所稱

小王子其後也有酋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皆虜宗室也先卽脫懽子阿魯台脫懽歿也先併有二人部落最強號太師虜主普花忌之異處

不多相見普花亦娶也先姝以自固正統初也先嘗遣人進馬 朝廷賞賚金帛厚久漸桀驁不恭所司或約減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 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也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駙馬都尉井源等率師禦之既行王振請 上親征令張輔朱勇等治兵命郕 王監國遂以十七日駕行時事出倉猝群臣多未知者命下舉朝震駭諸司連䟽懇留之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等從官軍私屬約五

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以
行迫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群下籍籍多謂行不利
者未十日軍中已絕糧井源等報敗踵至諸臣又上
疏請班師振益怒俱令畧陣人心愈憤怨無不切齒
有謀欲擊殺振遮 駕返者不果振竟趣之行虜亦
開兵待我深入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織壓營上
雷雨大作振亦惡之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告振不
可進狀振始懼下令班師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
追及遣朱勇帥三萬騎還禦之敗沒無一人返是日
駕至土木驛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

來城振輜重數百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地無水
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士束手饑渴
十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勅許之遣二人
偕虜使去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無復行伍爭奔逸勢
不能止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甲
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歿屍蔽塞川野諸宦豎
宿衛士矢被體如蝟重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
遂下馬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
之曰此非凡人遂走白也先第賽刊王察其言異馳
白也先遣曾使中國二人視之曰大明皇帝也遂

擁之去衆欲加害知院伯顏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當報中國來迎送還之也先從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玉綺幣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盡文武軍士脫免者裸跣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關師歿傷過半然虜衆實二萬人耳十六日虜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虜上所在是日遣使賞重寶文綺載以八騎

詣虜請還 車駕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
日 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邲王權國事於午門南
面見百官啓事立 皇子諱爲 皇太子詔告天下
數日內外洶洶兵部侍郎于謙等請治王振罪 王
諭百官徐處之謙等執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
卽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
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有 令旨籍沒振遣指
揮馬順往衆曰順振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時太監
金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捽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
傍勸沮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捽順頭衆爭毆之或

就脫順鞞捶擊躑踏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
二人英粹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
爭擊不已少頃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于
廷衆唾罵之百官既毆殺順皆恟懼不自安于謙啓
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蒞事馬順罪應死勿論衆
拜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衆翼王入
袍袖爲裂衆論壯之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
朝漸有卽真之議矣陳鑑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
得清陳宦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玳玩
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

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鬻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
斬振暨山弟林等皆從 駕死于虜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閉

上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

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校尉袁
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出見獻衮服
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 上曰

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
僞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 上酌酒飲訖虜令括城

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旣括與虜不應二

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去過猶兒莊九

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馬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先七日 獻馬出獵又以其所獲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卽皇帝位百官勸進 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允之遂以九月朔景皇帝卽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帝明年爲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 上皇駕還衆論洶洶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

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上皇
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謝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
君矣時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太同將士感奮時
出奇敗虜故大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
擁上皇薄京城京師戒嚴時徐有貞以占侯倡南
幸議太監金英面叱沮之于謙力言宋以議和故竟
亡國今宜以宋事爲鑑專事討賊復讐臣民但有言
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亨欲閉九門自守謙
曰是示弱也自帥兵營德勝門外通州壩上積糧多
謙恐爲虜資得久駐奏令軍士往取作預支月糧數

其壩上積芻奏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燔之時上
皇駕在虜營謙令各營嚴兵勿交戰不得輕發一矢
徐謀知駕移漸遠乃以大將軍礮擊之虜歿砲下
以萬計虜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乃分掠畿輔諸郡
邑遂北還諸將擊之石亨大破虜于定州清風店虜
慟哭遂擁上皇仍出紫荆關北去謙選京營兵精
銳者立十二團營令工部書夜除戎器令北直隸山
東起倩民夫轉運盡掣漕卒赴京師備禦召募義勇
申嚴軍令簡易諸邊鎮將領守臣脩葺關隘人心大
安虜聞之亦引去內侍喜寧胡種也從在虜中往虜

入皆寧爲嚮導多反覆上皇知之遣之南別爲書
與大同守臣言其罪大同守臣縛寧送京師誅之時
上皇留虜中久不通問有自虜營脫回者知無恙虜
遣使至譎詐不可信亦不報使明年四月衆議遣使
問安命學士李實等往實至虜營乃引見上皇上
皇猶在伯顏帖木兒營所居毡毳帳服食飲皆羶酪
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侍
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問太后皇
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上皇曰曾將有
衣物否李實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

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常服獻

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齒大事虜言欲歸我卿歸

報 朝廷善齒之倘得歸願爲黔首守 祖宗陵墓

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 上居此亦思舊所享

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 上皇

曰此固朕之不明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無肯言者

今日皆歸罪于我也實等見也先暨伯顏帖木兒虜

言南朝我之世讐今天之氣數皇帝入我手不敢慢

汝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 皇上在此吾

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蓋

朝廷絕和議不通使命虜雖擁晉上皇徒抱空質
無所要又冀其來迎久駐牧南土不得北歸其下亦
厭兵思還故與實等言非妄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
虜謂南朝但遣汝通問何可遽言奉迎汝歸白遣大
臣迎勿疑也實等遂辭歸未至京上皇朝廷再遣左都
御史楊善往問上皇道遇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
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
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久將卒不習武備况此行原
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今上英武
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群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

以鉄製錐檄遍瘞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銃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三百步外凡此類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旣和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酋旣至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宴豈得爲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爲姦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

多自尅欺隱非大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
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
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辯
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上皇回更臨御
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
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于弟正合古堯舜事也先
大服伯顏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
人謂汝以賄故歸上皇不爲美今無所操迎去
方見汝善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
中好爲書也伯顏帖木兒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

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之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
今既至又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引善見 上皇明
日也先設宴餞 上皇于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
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 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
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
酒送 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
宴餞 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 上皇駕行
也先伯顏帖木兒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
仍命數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
追騎至 上皇失色既至乃虜酋昂克者獵得一獐

來獻受之乃去 駕入關 朝廷遣使以冕服迎虜
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視
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城外 景皇帝迎之東
華門內 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遜避意遂居 上
皇于南宮朝百官後以讒譖頗聞隙殺恩禮歲時不
令百官朝見至鎔鐵錮其門鎖云

論曰振一宦者 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幾亡宗社
豈不後世明鑒哉 英宗非遊畋逸樂故第誤耳其
被留虜所尚念軍民饑令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
哉得復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英宗復辟雖

天命有在亦事機不同曩卽令 憲宗嗣位則所重
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爲宋高宗亦難 景帝則兄
弟之義與父子殊也此于謙輩所以立 景帝有微
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耳 景帝迎復意殊不切遣使
迫于群議耳雖然 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
迎復彼將抱空質耳何利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彼
肯晏然已乎然則 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爲正
廟號今所宜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功而以冤歿悲
哉

南內復辟

英宗自虜中歸尊爲太上皇居之南宮群小多間之景皇帝恩禮漸衰薄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墻樹以防交通外人仍鎔鐵錮其門鎖景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勅景皇帝監國時憲宗在儲位景帝卽位遂廢憲宗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景帝末年荒淫疾久不視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爲兵部尚書當國事歲丁丑正月與群臣屢疏請立東宮蓋復憲宗云群小希富貴遂議紛起有白太后請召立襄王

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䟽請立東宮有旨
候十七日御朝然外朝皆聞疾不可起矣武清候石
亨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帝英宗祔以
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爲
也盡畱之徐元玉元玉卽徐有真祔名理字元玉以
已巳議南遷大朝廷鄙薄之後更名有真亨等遂以
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遊
畋故爲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今故天子置不問
乃紛紛外求邪有貞曰南宮知此意否亨軌等曰兩
日前曾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軌等去至十

六日旣暮復會有真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亨軌云虜今且入寇近地柰何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內有辭人無疑者亨軌等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鬼也遂與亨軌等往會曹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千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爲兵旣內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取鑰投水竇中亨軌等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爲時

天色晦冥亨等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門錮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壞門啓亨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軌等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輦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陳官職姓名語諄諄不置衆挽鼻導入大內門者呵止之英宗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衆翼并奉天門武士以

瓜擊有貞 英宗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衆往推之中升座遂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 景帝視朝旣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真等號于衆曰 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 英宗宣諭之衆始定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知爲 太上皇曰兄爲之善 英宗旣復辟明日臨朝謂諸臣曰弟昨日頗食粥無恙 上逮于謙王文陳循蕭鎡商輅等數十人下詔獄命有貞仍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陞兵部尚書入內閣叅預機務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石亨封忠國公張軫封太平侯張輓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有貞等嗾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等并誣于謙俱下詔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別無徵有貞石亨等言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獄辭王文反覆辨謙不語但云亨等意如此辨何益奏上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上意乃決遂殺兵部尚書于謙左都御史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藉其家家人皆謫戍石亨等以迎復功大援黨與陳乞謂奪門功冒濫陞秩者四千餘人二月朔以

皇太后誥諭廢 景帝仍爲郈王居西內越數日
命郈王所立太后吳氏復爲 宣廟賢妃廢 景帝
后汪氏復爲郈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泰年號 上
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郈王薨葬祭俱王禮嬪御
皆賜歿以狗葬惟汪妃以李賢言免亡河出就外東
宮保護之令盡括宮中貲出以 景帝易儲時妃執
不從且禮遇東宮厚也復沂王爲 皇太子械徐正
至京師鬻于市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
淵家居每自矜 景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訛
言大驚遂自縊詔告天下以今年爲天順元年

論曰 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 景帝也 景帝
不起儲位無人焉有舍 英宗而他求君者哉于謙
迎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復 英宗非其情也彼
議惟 憲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爲正然于 英宗父
子之間宜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 景帝之立太
子亦過矣 景帝不起當請于 英宗 英宗臨御
可也或倦勤而命 憲宗卽位已仍稱 太上皇如
唐故事亦可也此名正言順無容他議者何啾啾爲
哉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其勅主社稷爲重君爲
輕之說知 英宗必憾之矣謙當時不虞 英宗之

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稷計者蓋勢不得不然英
宗惡得而罪之謙之失在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
之雖然其功奚啻掩過已哉英宗復辟後勵精
治大非正統初比而又不免石亨曹吉祥之變者無
亦念其迎復功而寵之過也但追褒王振賜旌忠祠
則誠不知其故已

石亨之變

石亨初爲武清伯貌魁岸有威協守萬全英宗土
木之變坐不援械繫至京也先寇京師貫亨罪令總
京兵與于謙等禦之初亨欲盡閉九門城守謙曰是

示弱也謙自監亨軍營于德勝門外屢與虜戰時虜
奉英宗駕來薄城謙禁亨等不敢發一矢謀報

乘輿稍遠乃以襄陽礮擊之虜成礮下萬計虜知京
師有備尋引去亨乃與總兵楊洪孫鏗等分擊畿輔
殘虜未退者虜方乘勝諸將莫能摧鋒亨至定州清
風店與戰大敗之虜衆慟哭自紫荆關遁出虜退亨
進封武清侯 景泰間亨雖總兵然憚于謙不敢肆
丁丑正月 景帝疾久不視朝儲位虛群臣累請立
太子不許亨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謀復立
英宗先是 景帝因群臣請制下候十七日出視朝

亨知景帝病必不能起與軌等以南城之謀叩太常卿許彬彬辭便謀之徐有貞語在英宗復辟事中英宗既即位亨與有貞等譖于謙殺之以功進封忠國公乃與太監曹吉祥等表裏擅權援其黨與皆置要地握兵柄亨姪彪爲都督鎮大同一日帥千戶盧旺彥敬侍文華殿上問爲誰亨曰此臣腹心人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奪門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意所不善卽排詆黜之又奏罷各處巡撫及提督軍務都御史以其抑制諸武臣也由是朝士無不出自曹石

之門大臣守正者多引去。上亦察知亨驕恣然念其功頗姑息之。亨又欲假公義服人，乃薦處士吳與弼與弼應制出竟不拜官謝病歸。上欲命岳正入內閣，參與機務。亨與張軌謂事不自己，竟沮之。謫遠州。初，石亨等譖殺于謙，太后不盡知。故後知之，乃爲。上言迎立外藩之誣。上乃漸悟謙冤，又繼謙爲兵部尚書者，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上曰：于謙爲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某末期歲，何賂之多？如此。上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對。上嘗屏人諭太學士李賢以亨與曹吉祥等專擅，故賢對曰：權不可下。

移惟獨斷可以革之 上一日又與賢語及迎復奪

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

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 內府之門豈

當奪邪且此事當時亦有邀臣者臣辭不與 上驚

問曰何故賢對曰 景皇帝不起群臣自當表請

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邪假使

事先泄 景帝知之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

于何地此輩皆藉 陛下畜富貴耳豈有一毫爲社

稷之心哉 上乃大悟寢踈之因亨等數入內請見

遂勅左順門闔者非宣詔勿納總兵官又與李賢議

復諸路巡撫及提督都御史亨見上稍踈斥乃內
懷怨望謀不軌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
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天順三年二月
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盧旺彥敬杜清等曰吾
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皆對曰某
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敢冀也亨
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
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會瞽人童先手出妖書曰惟
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乃謂其黨曰
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爲游擊

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也遂請以盧旺守裏河三月虜寇延綏

上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舉事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童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去之會石彪事敗彪性兇暴陰狡亦善戰以亨故進封定遠侯亨欲謀逆乃令大同人奏保彪鎮守其地 朝廷覺其詐廉得實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詔獄論死詞連亨 上猶

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亨不悛益怨謗逆謀漸露時
彗星見日數重暈累月不散亨家人上變告亨謀反
逮治之獄未上亨囚獄中籍其家沒入之其黨皆論
死

論曰亨所言無不從者獨謀使石彪鎮大同英宗
乃不許至以臺諫言遂廉得其姦詐而逆謀以著此
豈非天哉亨之反待彪之鎮大同耳英宗豈亦知
大同爲利害所關而慎之哉雖然卽反無能爲也
英宗復辟後寵曹石誠爲過當而政猶多自己出文
武固多藉亨進者然亦豈至從亨友邪夫以一跋扈

之臣西據大同東扼臨清遽欲逼天下勤王之師而
使京師坐困無是理也故童先促之而亨不從彼亦
自知其力有未辨耳然能折逆謀于未萌消大變于
始覺以獄吏而代三軍之戰伐則英宗之明斷豈
可誣哉雖然納約自牖之功余于李賢蓋亦深有取
焉